

民生日用三大奇书

(下)

农政全书

明·徐光启 著



孙英姿 邱慧等编译

传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



沈阳出版社

中华古代实用科技要籍 · 《天工开物》《齐民要

民生日用三大奇书 下卷

农政全书

●白话精译

明

· 徐光启 原著

崔祝 郭庆 蒙长伦 章健雄

贾蔓 邱慧 杨云 孙英姿 等译

一九九五年八月 沈阳出版社

中华古代实用科技要籍 · 《天工开物》《齐民要术》《农政全书》

民生日用三大奇书

(上、中、下)

崔祝 郭庆 蒙长伦 邱慧 编译
贾蔓 杨云 孙英姿 章健雄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重庆市电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1995年8月第一版

印张: 41.125 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028.6千字 印数: 1-20000

责任编辑: 邓继红

装帧设计: 倪泰一

责任校对: 东 科

版式设计: 徐志学

书号: ISBN7-5441-0443-5/S·6

全套定价: 46.00元

下卷定价: 14.80元

农政全书●白话精译

目 录

前言	(1)
张溥原序	(4)
凡例	(6)
卷之一	
农本	(11)
经史典故	(11)
诸家杂论上	(15)
卷之二	
农本	(35)
诸家杂论下	(35)
卷之三	
农本	(52)
国朝重农考	(52)
卷之四	
农事	(68)
营治上	(68)
卷之五	
农事	(82)
营治下	(82)
卷之六	
农事	(95)
开垦上	(95)
卷之七	
农事	(114)
开垦下	(114)

卷之八

- 农事 (125)
授时附：授时之图 (125)

卷之九

- 农事 (147)
占候 (147)
正月 (147) • 二月 (147) • 三月 (147) •
四月 (148) • 五月 (148) • 六月 (150) • 七月
(151) • 八月 (151) • 九月 (152) • 十月
(152) • 十一月 (153) • 十二月 (154) • 论
日 (154) • 论月 (155) • 论旬中克应 (155)
• 论星 (155) • 论风 (155) • 论雨 (157) •
论云 (157) • 论雾 (158) • 论霞 (158) • 论
虹 (158) • 论雷 (159) • 论电 (159) • 论冰
(159) • 论霜 (159) • 论雪 (159) • 论山
(159) • 论地 (159) • 论水 (159) • 论草
(160) • 论花 (160) • 论木 (161) • 论潮
(161) • 论飞禽 (161) • 论走兽 (162) • 论
龙 (162) • 论鱼 (162) • 论杂虫 (163)

卷之十

- 树艺 (164)
谷部下 (164)
大豆 (164) • 小豆 (166) • 绿豆 (166) •
赤豆 (167) • 蚕豆 (167) • 豌豆 (167) • 豇
豆 (167) • 扁豆 (168) • 刀豆 (168) • 黎豆

{168} • 麦 (168) • 荞麦 (172) • 胡麻 (173)

卷之十一

- 树艺 (175)
蔬部 (175)
瓜 (175) • 黄瓜 (178) • 白瓜 (178) • 玉
瓜 (179) • 丝瓜 (179) • 西瓜 (180) • 茄
(180) • 天茄 (181) • 酸 (182) • 芋 (184) •
莲 (187) • 莼 (189) • 苣 (189) • 乌芋 (190)
• 慈姑 (191) • 茄 (191) • 山药 (192) • 甘
薯 (194) • 萝卜 (200)

卷之十二

- 树艺 (202)
蔬部 (202)
葵 (202) • 蜀葵 (205) • 龙葵 (205) •
葵葵 (206) • 蔓菁 (206) • 蒜 (212) • 葱
(214) • 韭 (215) • 茴 (217) • 姜 (217) • 芥
(219) • 莠葵 (220) • 荠菜 (223) • 藏菜
(223) • 菠菜 (224) • 苋 (225) • 茄蒿 (225)
• 甜菜 (225) • 芹 (226) • 莖 (226) • 首蓿
(226) • 紫苏 (227) • 苏 (228) • 萝 (228)
• 兰香 (229) • 藤荷 (229) • 甘露子 (230) •
茴 (231)

卷之十三

- 树艺 (233)
果部 (233)

荔枝 (233) • 龙眼 (234) • 龙荔 (234) •
橄榄 (234) • 香甘 (235) • 樱桃 (235) • 山
曼桃 (236) • 杨梅 (236) • 葡萄 (236) • 野
葡萄 (238) • 银杏 (238) • 枇杷 (238) • 橘
(239) • 柑 (240) • 柚 (241) • 佛手柑 (241)
• 金橘 (241) • 金豆 (242) • 橙 (242) • 桑
椹 (242) • 木瓜 (242) • 椰子 (243) • 榴莲
(244) • 榴莲 (244) • 山楂 (244) • 甘蔗
(244)

卷之十四

蚕桑 (246)
总论 (246)
养蚕法 (251)

卷之十五

蚕桑 (275)
栽桑法 (275)

卷之十六

蚕桑 (289)
蚕事图谱 (289)
蚕室 (289) • 火仓 (290) • 蚕箔 (291) •
蚕筐 (292) • 蚕盘 (293) • 蚕檻 (293) • 蚕
檻 (293) • 蚕架 (294) • 蚕网 (294) • 蚕杓
(294) • 蚕簇 (295) • 蚕瓮 (296) • 苗笼
(297) • 缠车 (297) • 热釜 (299) • 冷盆

(299) • 蚕连 (301)

卷之十七

蚕桑 (302)
桑事图谱 (302)

卷之十八

蚕桑广类 (312)

卷之十九

种植 (326)
种法 (326)

卷之二十

种植 (339)
木部 (339)
榆 (339) • 榆、梓、檉 (340) • 松、
杉、柏、桧 (341) • 檫 (343) • 楸桐 (343)
• 榆 (344) • 榖 (345) • 槐 (346) • 杨柳
(346) • 凭柳 (347) • 白杨 (348) • 女贞
(348) • 冬青 (353) • 水槿 (353) • 榉 (353)
• 乌臼 (353) • 漆 (356) • 皂莢 (357) • 棕
榈 (357) • 柞 (358) • 榉 (358) • 梨 (358)
• 海红 (358) • 椰 (359) • 梓子 (359) • 檀
(360)

卷之二十一

制造 (361)

食物	(361)
造神曲 (362) • 女曲法 (363) • 酿酒法 (364) • 酿黄米酒 (364) • 作当梁酒法 (364) • 稷米酿酒法 (364) • 酿颐酒法 (365) • 酿河东颐酒法 (365) • 笨曲桑落酒法 (365) • 酿笨曲白醪酒法 (366) • 作黄衣法 (366) • 作黄蒸法 (366) • 作蘖法 (366) • 造常满盐法 (367) • 造花盐印盐法 (367) • 作酱法 (367) • 作酢法 (369) • 作大酢法 (369) • 穗米神酢法 (369) • 大麦酢法 (369) • 作小麦苦酒法 (370) • 作豆豉 (370) • 作麸豉 (371) • 蒸藕法 (371) • 焦茄子法 (371) • 作菹藏生菜法 (371) • 酿菹法 (372) • 藏生菜法 (372) • 《食经》藏瓜法 (372) • 拙酸酒法 (372) • 造千里醋 (372) • 治酱生蛆 (373) • 治饭不馊 (373)	
营室	(373)
法制灰泥法 (374) • 造雨衣法	

(375) • 去墨污衣 (375) • 去油污衣 (375) • 洗黄泥污衣 (375) • 洗血污衣 (375) • 洗白衣 (375) • 洗葛蕉 (375) • 洗竹布 (375) • 洗黄草布 (376) • 漂苎布 (376) • 治漆污衣 (376) • 治粪污衣 (376) • 熏衣除虱 (376) • 去蝇屎污 (376) • 络丝不乱 (376) • 收毡物不蛀 (376) • 补磁碗 (376) • 补缸 (376) • 穿井 (376) • 补砖缝草 (377) • 漫炭不爆 (377) • 留宿火 (377) • 长明灯 (377) • 点书灯 (377) • 干蜜法 (377) • 祛寒法 (377) • 护足法 (377) • 治壁虱 (377) • 辟蚊 (377) • 辟蝇 (377) • 辟蚊蠹诸虫 (378) • 治菜生虫 (378) • 解魔魅 (378) • 逐鬼魅法 (378) • 祛狐狸法 (378)

卷之二十二

野菜谱	(379)
-----------	-------

前　　言

《农政全书》在我国农学史上的地位，如同《诗经》之于文学，《本草》之于医药一样，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代名词，与《齐民要术》一起被视为我国农学著述的两座不朽丰碑。明代是巨述频出的时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是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大量考证收录前代成果，内容全面系统，反映了古农业大国生产技术的丰富知识的整个状况，是一部总括性的技艺巨著。它不仅广泛涉及地学、气象学、生物化学、物候学、星象学等多个领域，同时又是一部忧国忧民的济世全书。“衣之帛，食之粟”，都是关于平民百姓生家日用的大事。它囊括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个方面，尽皆人们衣食住行之取资，发家生财之根本，是一本适用的、颇有价值的“经济之书”。

《农政全书》的一个显著观点是主张进行生产与创造，扩大社会财富积累，这与当代大发展的需要是相切合的，也为今人积极创办实业、发家致富提供了充分的传统技艺。徐光启提出生产创造活动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而且“力能胜贫”。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物质财富的丰富；同时特别论述了财富的积累，显露出了过人的理财能力。因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已经切切实实成为现实社会人们价值取舍的一条准则。《农政全书》的“农本”思想，不独对农业贡献巨大，对于工商业，也可谓开天辟地、意义深远。它的

“首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差”的思想，第一次从传统的观念中走出来，给农工商业以明确的定位，主张进行生产、发展工农业，从而增加财富积累，以利流通，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题。《农政全书》强有力地证明了，今天人们所从事的生产与实践，开发与创办企业、经济实体等一切创造性劳动，不管是对社会的发展，还是实现个人突破，都不失为一条积极稳妥的最优途径，也是经济界人士的一门必修课程。所以《农政全书》为人们提供了发家致富的绝佳思路，是古代科学技术宝藏中的一座富矿。

过去人们常说“靠天吃饭”，可见天气和气候对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古代的方士根据天象的变化来预测人事和吉凶祸福，该书创造性运用这一占星术原理来预测气候的变化，从一年乃至数年。并为中华大地的每一区域都找出与之相应的星辰，探寻天地间的联系和奥妙。其中一些已为今天的天文学所证实，可见该书的伟大。该书还结合中西历法，明确规定了四季、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并指出各个时间气候、土壤的特点以及相应的农事活动和操作方法，还指出要严格依照农时来进行农业生产，否则即使有收成也属侥幸。作者还具体论述了如何根据日、月、风、雨、云、雷、虹、雾、电、花、草、飞禽、走兽等自然万物来识别和预测天气，从而有利于安排农事和其他活动。如谚云：“云行东，雨无踪，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水没犁……”论说大量引用谚语，生动有趣。这些规律都是经劳动人民长期仔细观察、积累所致，往往十分灵验。其中不少已在今天得到科学解释，这正是物候学所要研究的。

我们还能从书中学到获取各种家居食物的知识和方法。书中有许多关于果树、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方法，以及饲养禽畜的技术，使我们能顺利获得日常所需的鸡、鸭、鱼、蛋以及蔬菜、水果、药物等。尤其可贵的是，书中还专列有《野菜谱》一

节。野菜在过去用来充饥，但如今不少人在吃腻了鸡、鸭、鱼之后，又思念起清香可口的野菜。在不少餐馆，野菜已成为一道必备的佳肴。可以说，野菜正成为家常食物。但该书指出：“有外形种类相似，而好坏性质不同的野菜，误吃可能伤害身体。”因此该书收集了六十多种野菜，用野菜编成歌谣，并配上插图，使人人容易辨识。

《农政全书》这本农学巨著，竭徐光启毕生心力，洋洋大观，知识辐射面特别宽广，非各方面的通才难以尽善。因水平有限，我们虽然苦心孤诣，力图展示原书风采，赋予古书崭新面貌，但若顾此失彼，书中错误还望读者指正。

译 者

张溥原序

晚生我最后一次侍俸先师徐文定公，大约在崇祯四年三月。徐公曾经任礼部尚书和詹事府少詹事，后来担任廷试读卷官时，好几次赞赏我的廷试文章，我因此得以去拜访徐公。徐公走到我跟前，勉励我好好读书，干一番大事，说连小孩也能教化成才。回来后我深为所动，早晚以此鞭策自己。听说徐公研究西洋历学很有造诣，我便约同学徐退谷去向他请教。我看徐公端坐在房间里，手中不停地书写。房间只有一丈宽，一张没有挂帐子的床，这便是徐公卧室了。徐公第一次做官，就以天下为己任，探寻安邦治国的途径，并博览群书，找出最根本的东西。诗赋书法，也是他向来所喜爱的，但既然人们都认为是“雕虫小技”，所以他全都摒弃不学，只集中毕生精力来研究历法和农业。穷尽天地的奥妙的书有《尧典》和《洪范》，然而全面系统的书以前还没有。徐公的孙子糜之和旋之曾说他做学问时非常投入，能冬天不烧火炉，夏天不扇扇子。我在北京时，也曾亲眼看见徐公推算纬度，他一边思考，一边书写，直到半夜才休息。我每次去他家，门口只有一个老年短衣长班，有人来就进去传话。徐公在外地去世时，口袋里只有不到十两的银子。从古至今的高官中廉洁而博学的，很少有比得上徐公的。赵武和公孙弘与徐公相比，真是太不足道了。

《农政全书》是徐公著书中的一部。张中丞和方郡伯两人，十分关心民生疾苦，就叫进士陈卧子把此书编出来广泛传阅。书印好后，我读完一遍，就更是赞叹先生知识广博，学问之深远。春秋战国时的农家是农官出身，《汉书·艺文志》有所记载。这以后出现了种树、育秧、育蚕、养鱼、犁地以及养花、种竹之类的农书。但是这些书东鳞西爪地散布在民间，没有受到重视，地位如同农夫织女，被称为小道。那些文人骚客，有的谈都不谈家书。如

果由朝廷召集人员，由礼部负责，广泛收集现今的各种农书，编一部农学大典，上探井田制，下殚荒政设施就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还有助于政权统治。灾荒时有荸荠之类的食物吃，有了病虫能够防治，让天下的老百姓都丰衣足食，不受饥寒之苦，使盗贼不再出现，使礼乐兴盛、祥和，这难道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目标吗？即便是高官名士，也应知农言农啊！徐公考察地情，分辨各种农作物适宜的时节和种植方法，查寻各种农书并询问农夫而写成此书。官僚和民众，在书中都有记载。与徐公相比，氾胜之、崔寔、贾思勰和韩鄂这些人就微不足道了。对于农业生产，那感叹农夫之悲苦的《豳风》和陈述小人之低贱的《无逸》能起多大作用呢？

徐公还是童生时，有几平方步的土地上长满了杂草，无法耕种。他稍微疏理、挖松后，在地上种上了柳树。每年获得不少柴薪，其收益反倒比租田耕种所得的多一倍。于是他明白世上没有无用的土地，世人的病因在于懒惰不勤。李悝的屯田之法直到现在还行得通。正好有几个翰林官员提出为改变辽东地区的危急形势而在津门一带屯田，但这一意见半途而废。难道在东边屯田反倒比在三百平方步的低温之地困难吗？说话容易而做起来困难，成功的很少而失败的占绝大多数。事无大小，只须看是什么人在做就行了。就现在我国的土地而言，关、陕、襄、邛、雒、齐、鲁以及朔方、五原、云代和辽西都可以耕种，与东南差不多。假如在这些地方耕种庄稼并兴修水利，以此就近供应京城，就会省去大量的长途运载，有何不可呢？假如继续让土地白白地荒废掉，祸患也就无法遏止。徐公的文章不重奇巧华丽，而平实易懂。假如早点研究和学习他的著作，那么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就会得到衣食饱暖，五谷的价格也会降低，这并非乱说。迟至七十年后，徐公的主张才得到应用，但不久又不肯坚持下去。这就是我抱书而哭的原因。徐公有一子五孙，都是当代的贤杰之士。他们继承发扬先辈的遗志，更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太仓人张溥（西铭）谨以此为序

凡例

古代的圣人，谁不重视农业？他们关于农业的论述举目皆是。但这些文字内容繁杂，要点简单。所以农业的经典之作还是从明代开始的。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不少农家，但所著农书大量的都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全文完整的只有《管子》和《吕氏春秋》，那些片言杂论诸子百家都有，其中氾胜之一类人最多。但这些言论散见于各种书中，论述很不完整。后世论说完整的是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元以后，写农书的有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桢这些人。本朝著种植书籍的有俞贞木、黄省曾这几个人。此外，象冯应京的《月令广义》虽然是记载岁时节气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虽为医药书，但取材十分广泛，所以也从中选用了不少内容。

金银钱币，是用作流通的，它们本身并不能生财。当今的祸患在于世人每天都去找钱，而不勤于农业生产。这样人们只会更加贫困。这是由于颠倒了本末的缘故。我们明朝的两位先祖和历代君王都知道农业的重要性，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农业的政策。其中以冯应京先生的《重农考》记载最为详细，所以本书全文收录。

古代的井田制不能搬用到今天，但河流和沟渠一旦形成，就会千古不变。如今西北多荒芜之地，原因就在于此。所以玄扈先生作《井田考》，通过考察古制来指明今天如何利用。

关内的关、陕、襄、邓、详、许、洛、齐、鲁以及关外的朔方、五原、云代、辽西等地都有可耕地种植庄稼。不利用这些耕地而使其荒芜，专门依靠从南方运来，怎会不加重国家的困难呢？我向人谈起这些地方可以开垦种植庄稼时，他们都很惊讶而不相

信。不知古代北方列国凭什么自立?难道都靠邻国供应粮食吗?国家设立的官吏大都兼管经营土地和开荒,抚道长官同时是勅书,如今这些都没有落到实处。但我认为应该专门派那些有识之士来主持农事。古代在农业上成绩卓著的人数不胜数。如今有林侍御、诸葛升和玄扈先生的论述,以其年代近而更切于实际。

《管子》上说:“如果不知道四时节气,就会失掉治理国家的基础。如果不明白种植庄稼的道理,国家也就会衰败、灭亡。”关于农业的历法,难道非要由政府颁布和研究历算的人测算吗?这是实地耕作的农夫就能指出的。所以本书记载了那些通俗并经过验证的方法。

水利工程是农业的根本,没有水也就无法种田。水利工程中没有比西北的情况更严重的,这是因为那里的土地荒芜已很久了;而西北的比不上京东的,是因为京东一带靠近京城,办起事来要容易些。关于水利的论述最早始于元代的《虞集》,这以后徐贞明的《潞水客谈》有详尽的论述。玄扈先生曾在天津一带兴修水利,使农民受益非浅,直到有人阻止才停止。但此时已经收到了功效。为国家着想,就要去干实事。

有人问:郑国在关中修郑国渠,史起在邺修邺渠,李冰在四川修都江堰,可见天地之间能修水利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只有京东的最发达呢?回答说:原因太多了!这可推导出来。良好的社会形势,适宜的土质,重视水利,疏通沟渠,这些都在有利条件之列。

东南一带的水利中没有超过太湖和三江的,张中丞的《三吴水利全书》对此有详尽的论述。本书记录了其中的要点,还附加上了越东和滇南的状况。这样也就可以明白在落差较大的水流上修建水利的方法。

江河、溪涧、塘渠和水井的水利灌溉图各不相同。如何区别使用呢?参看卷十八《水利图谱》。水利图布局合理,描绘精确,是用详细的文字说明所达不到的。机虽巧却朴实而易于使用,何

必要花抱瓮那么大的力气呢？

西洋的水利十分机巧，连公输班和墨翟这些能工巧匠都为之逊色。本书引用的几卷西洋水法采用的是其中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内容。难道论述西洋水法的文章比《考工记》好吗？怎能把向异族学习叫做失礼呢？

《易经》上说：犁地、锄草用的利器为天下百姓普遍采用，这是因为它们很有用。后人一代一代地增加农具的种类，农具的作用也日趋完备。这些用来耕地、犁田、割草和收割庄稼的器具，农夫和野鸡都能识别，而有些士大夫看到了却叫不出名字。所以本书在王祯的《农器图谱》的基础上删掉了其中一些繁杂的内容，使人看后不得不感慨务农的艰辛。王祯是元代山东人，有人认为北方人笨拙而南方人灵巧，古人繁琐而今人简洁，因此本书不敢在上面随便增加内容。这个工作只有等那些博学多才的人來做了。

谷物有好几十种，而各地所种不同，是因为作物防水防旱特性不同。如今北方大量出产黍稷而南方多水稻，这正是顺应了要具备各种农作物的有利条件的道理。

蔬蓏是用来助食以抵抗饥荒的。水果是放在容器里用来辅助主食的，所以称为次百谷。

如果少一人织布，有人就会没有衣穿。在房子四周种上桑树，这是从周朝开始的。农民每五亩地就要栽半亩桑，这是由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如今栽桑较多的地区只有湖南和川北。如果想就凭这里的出产来供应天下织布，那怎么不使纺车空着呢？本书把养蚕绘成图，是想推广它，并且使作为妻子的妇女都能辛勤地多养蚕。

古人织布用的是麻苎这类材料，织的衣布十分单薄，不能御寒。如今棉花用得很多，尤其在我的家乡。那些干重活和杂活的人所穿的衣服大都以棉花为原料。玄扈先生的《农遗杂疏》第一次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本书把它登上了。

《周礼 太宰》一文给老百姓布置了九条任务，其中第二条

是为园圃疏草，第三条是在山上水边种上虞衡树。如果勤于种树，就会得到来自自然的好处，就可以供人们和工匠制造各种器物。怎能把种树忽略掉呢？

畜牧的意义，大可以加强军事和农业而使国家富强，小能够供养老人和病人，使他们安闲地享受。舜有叫人掌管山泽和禽兽的命令，《鲁颂》里有一篇叫《駉》，《周礼》中载有专门从事打猎和管理园林的人员。由此可见畜牧的意义。小到虫和鱼类只要能供食用的，本书都一一收录。

裁缝、烹调和铸造在《齐民要术》中有一些记录。本书采用了其中有关农业的为一卷。书中内容丰富而奇巧，有《内则》的典雅，《食经》的详尽，胜过工倕和欧冶这些能工巧匠，也并不是农夫所知道的。

《周礼·大司徒》中说：“因政治荒芜十之二会有民众起来造反。”书中说得很详细。照我看来：预防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预防就是要疏通江河，修筑堤坝，以减轻劳动强度，免去自然灾害。有备就是提倡积蓄，禁止奢侈，并设立平仓以保持谷价的稳定。赈济就是开仓放米，按人户救济。如果管理不周到不循章，恰到好处，那么就会有一半以上的灾民饿死。这几卷收录了明朝的律令和以前有识之士的主张，条目详实，其意义是重视民生以防止暴乱。

在饥荒之年，树叶和草根都可以用来救济。老百姓中能了解它们的成分并辨认其外形的人很少。宪王朱有炖著《救荒本草》一书，该书图文并茂。他的用心太好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上面记载的都出产于河、洛、秦、晋一带，而南方的出产大多没有。后世的有识之士可以把自己所知道的补上去。

徐文定公赤心忘我，为天下百姓著书立说，其高洁的风范为世人所久仰。他生平所学，涉及到天地万物，都很实用。农业更是他的用心所在。大概是他认为农业是自下而上使国家富强的根本所

在，所以他亲自耕田种地，亲口品尝野菜，随时收集证据，再加上他四处询问，才编成了这本书。以前徐公任少詹事时，我曾去京城拜访他，请教时事。当时陕西一带刚有农民造反。徐公说：从古至今，国家的问题在于百姓贫困，因而会不断有人造反。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很久没有种庄稼了，这些人容易生惹事端，不可能去做好事。于是他谈到他编的农书，说如果自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那就等后来的有识之士去做吧。三年后，徐公不幸去世。又过了两年，我从徐公的第二个孙子尔爵那里得到农书并抄录下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书给中丞大人张公看，他认为这是经国治世的好书，又把书给郡大夫方公看。方公同样十分高兴，于是一起计划把书印出来。是啊，民以食为天，这是经过无数年代后也不会变的。要辅助君王治理国家，难道单凭几句空话就行了吗？

徐公收录的内容杂采百家之长而兼有自己的高见，有时想到就写，没有条理，所以有的内容较略而欠详，有的则重复而没有删掉。起初中丞大人叫我修整，但我自愧不行，就请朋友茂才谢廷桢和张密这两个博学之士来完成考证、修改的任务，最后由我整理全文，完成了这部巨著。大约在原稿基础上删掉了十分之三，增加了十分之二。原来的评点仍然不变，恐怕其中有深意，因而不敢擅自改变。张中丞与方大夫撰写的前言指明了本书的重要意义，真是太恰当了！另外本书还征询了孝廉李侍问、太学徐孚远、孝廉宋征璧和太学徐凤彩等人的意见。审订者有徐公的外甥贡生陈于阶以及他的长子和几个孙子尔觉、尔爵、尔斗、尔默、尔路。华亭人陈子龙记。